

夏羽清

輯編位六及長社 社「目書評書」訪

他們
曾經
編過這本刊物

「書評書目」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的。最早的八期是雙月刊，從第九期起改為月刊。

「書評書目」的社長簡靜惠女士曾說過，「書評書目」，既要在風格上維持其專門性，又要突破「曲高和寡」，這是一個「魚與熊掌」的難題。但無論如何，它一直「擇善固執」地維持它的風格與特色。

這幾句話，可以說道出了「書評書目」的真正精神。

七年來，「書評書目」到底帶給文化界及社會什麼樣的影響？簡靜惠說：

「當我們創刊初期，批評風氣是國內學術界較弱的一環，一般人對於作品的價值觀念很含糊，經常以『很好』、『不好』、『不錯』來概括一本書的印象。

但今天，我想至少做到了下列幾點：

一、大家比較能接受被批評的風氣了。

二、對翻譯更慎重，也提高了翻譯的水準。

三、提高一般社會人士對兒童文學的興趣與注意。

但她也感到因為人力、財力的限制，在書目、索引的整理、資料的供應上還

沒有達到更詳盡、更涵蓋的地步。可慰的是，編輯們在這個觀念上都能溝通，即使在實施上有困難，仍然每年都列入年度工作目標內，希望盡力而為。

簡靜惠透露，從今年七月份起，「書評書目」開始做「作家書目」，由馬景賢先生設計，做成後，會影印一份給作家本人核對。「作家書目」可以供應國內外各大圖書館，及一般人士。她認為，這多少補足了過去在這方面的不足。

「書評書目」第一位主編是柯青華，最早時由他一人獨撐。

在柯青華主編的四十八期中，曾經參與實際編務的工作人楊添源（二至七期）、陳芳明（八至十四期）、覃雲生（十五至十九期、四十四至四十八期）、張伯權（二十至四十二期）、周浩正（二十一至三十八期）、王鴻仁（三十九至六十四期，其中五十七至六十四期由他主編）。

在這四十八期中，有四期，即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因柯青華出國，由張伯權主編。

本文訪問了七年來曾主編或參與編務的四位編輯，柯青華、周浩正、陳秋坤

、王鴻仁，以及目前的主編陳恒嘉及參與編務的王永福。

從他們的編輯經驗及談話中，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七年來「書評書目」的風格與轉變。以及每位編輯對它的理想與抱負。

「書評書目」創刊七年，頭四年一直由柯青華（隱地）主編，談起四年多的編輯生涯，他說：

「當初這本雜誌創刊時有幾個基本的原則：第一，是使喜歡看書的人，看了這本雜誌後更愛看書。使不喜歡看書的人，看了它變得有一點喜歡看書。第二，是希望能在雜誌裏有一點真正的批評，這種真誠客觀的書評，使名氣大的作家有一點借鏡或鼓勵，使他們的作品更完美。而對於那些年輕或初寫作的人有一個警惕，了解到寫作的敬業精神，因為一有疏忽，就有高手指出。也就是使作家有文責。

「我們也希望真正做到替讀者來選擇好書，讓讀者知道，市面上那些作家的書或作品，真正值得花時間去讀。

在我編『書評書目』時，我儘量把握幾個重點，那就是：

「一本好書不要漏，一本壞書不要漏，傑出年輕的作者寫的好書不要漏，比較讓人注目的書不要漏。」

在柯青華主編「書評書目」期間，曾在民國六十三年編印了「書衣」，民國六十四年編印了「書友」這兩本小書贈送給訂戶。在這兩本書裏，除了刊載「書評書目」的總目錄，還有經常可能用到的一些出版社及雜誌社的社址、電話號碼及郵撥帳號彙集在一起，讀者查閱時許多方便。

在柯青華個人感覺裏，他對當時所開關的「第三隻眼」、「作家畫像」、「讀書的故事」這幾個專欄比較難忘。「第三隻眼」是純批評的文字，六、七百字短短的文章，沒有任何廢話，一上來就進入正題批評。「作家畫像」是寫出作家的作品特色、個性和作品目錄，再配上一幅像，可以說是一個作家的小傳。「讀書的故事」產生了不少精采的散文，像琦君有名的「三更夢書當枕」，當初就是「讀書的故事」裏的一篇。

目前，柯青華主持爾雅出版社，出了不少好書。不論是自己編雜誌，或自己

主持出版社，他一直認為出版界需要團結，書評書目的工作，是一種屬於橋樑性的工作，如果大家能透過這本雜誌，使得人人都愛看書、談書、評書，每一個愛書的人，都應該是一個書評人。

在第四十九期的「書評書目」，也是柯青華主編的最後一期雜誌上，他曾寫過一篇「告別書評書目」，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他有這麼一段話，可以表達他對這份由他手中草創的刊物的感情：

「我把生命中最好的青春年華獻給『書評書目』，而『書評書目』也讓我實現了自己的理想，這種合作和交換，都是我樂意的，相信也是我往後年老時一段珍貴難忘的回憶。」

周浩正參與編務是從第二十一期到三十八期。目前他在萬象文化事業公司擔任主編，籌備一份少年刊物。

他說，理想中的「書評書目」應該達到三個目標：

批評哲學體系的建立；

建立嚴正的批評風氣

及透過批評發掘新人。

他說：

我們可以做中國批評家列傳，中國一向沒有批評方法，我們現在都是引用外國的術語，其實文心雕龍中，有許多術語可以引用到我們現在的批評中。不過這是百年大計，不是一、兩天或一、兩年可以做到的。做完中國的，再做西方的，然後從中發現批評的新路子，新方法。

當一個新的作家，發表第一篇作品時，我們就要超前肯定它的價值。不妨連續六到十二期，每期介紹一個新人，從對談訪問、作品分析，到封面都是他。再說，建立嚴正的批評風氣，也就是建立它的權威性，書籍一經褒揚，就身價百倍。

周浩正認為這本刊物一定要做計劃編輯，先要檢討它整個宗旨，為什麼要辦這份刊物？要完成什麼目標？然後重視整個雜誌內容與目標之間的連繫。然後不

斷的修正宗旨，否則就會僵化了。他說：

「這本刊物應該有使命感，對現在文學的趨向，要肯定它的價值或帶來什麼偏差。一個文學浪潮來了，要面對它，到底應該壓抑它呢？還是助長它？甚至對當前文化形態應該發出一種預兆，預測未來的發展性。也就是由這本刊物來引導一個新的方向。」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結合從事批評工作者在一起，大家共同貢獻這個園地。」

陳秋坤目前在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系博士班讀書，專注範圍主要以轉型期農業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為主，尤其側重臺灣在清朝，日據時代以及國民政府的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

在隔洋筆談的回信中，他說回憶起編「書評書目」的這半年，應是自己一段比較快活的生活回憶，因而提筆寫來倍感親切。他認為「書評書目」這份雜誌充滿潛力，可塑性極強，任何一位編輯都可多少展現個人的風格，這樣的彈性政策

，主要歸功於簡靜惠社長的信任政策。

談到第五十到五十六期的編輯特色，他認為自己編輯時間太短，因而也談不上什麼特色。他說：

「我剛接編時，覺得應該加強社會學及社會思潮的介紹，因而約稿時也就在這方面發展，恰好當時執筆者都是涉獵西洋著作的飽學之士，無形中，也就比較側重西洋書籍的評介。這原是短期現象，計劃中，原來也想每期邀約名家，就各行業寫成專題報導，好讓學院知識能夠流通出來。可惜這點並沒有做到。臺灣社會變化極快，在商品經濟的波瀾之下，大眾傳播免不了爲了生存而相互呼應。因此，各種趕時麾，追求聲光享受的奇文怪圖，變成編輯必須要考慮的要點之一。

「我認爲『書評書目』既然志不在營利，倒可在文化上、社會服務上做點長期紮根的工作。因此，不妨在人們的視野上，在分析問題的方法上，以及討論時事的做法上，下點鋪路的功夫。這並不是不要談美，談人生享受的一面，而是想在人生的旅途上，多找點見證的、值得深思的課題。有人批評我編得嫌『硬』，可能錯即在此，我想將來有機會，重作馮婦時，應該記取這點經驗。」

陳秋坤的理想是有朝一日編個像「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 那樣的中文雜誌。這個雜誌的特點有三，一是全由各行業頂尖代表人物執筆，針對現實問題有關的近代著作，大作議論。前一陣子加州柏克萊大學威克曼教授評陳若曦的小說，就是一例。第二，這份雜誌與當代思潮動向息息相關。諸如能源危機、各地區政治、經濟詳情，以及詩歌、文學的舊聞、新作，都在評述之列。第三，這份雜誌有相當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不管是執筆者或是被評書籍，都有相當的人文、自由心靈嵌列文中，文筆簡約而不失周到，在讀書界中，早已被人引為範例。

最後談到他目前的生活情形。他說：

「在史丹福的好處是常可接觸世界各地『遊客』，諸如陳若曦，寫『中國陰影』的李克曼教授，以及錢鍾書、費孝通等。能够親臨盛會，收穫自不在話下。但是我覺得一切根底仍在臺灣，二、三年後終究要回去貢獻所學的。」

從五十七期到六十四期是由王鴻仁主編。他認為他編「書評書目」時大體上

說來是沿承陳秋坤主編時的風格。他說：

「當初的構想是要爲『書評書目』注入一種知識性的興味。也就是想邀約學術界人士討論讀書界、文化界所關心的一些問題，並評析一些較爲通俗的問題。

當然，主要的問題是，學術界人士相對說來，文筆非常好的實在不多，而能做到『深入淺出』及『筆鋒帶有感情』者更爲罕見。

「而就雜誌社內部而言，因限於人手，潤稿工作往往無法澈底執行。正因爲這兩點，那時期的『書評書目』討論、關心的範圍雖然擴大了些，可是却變得比較『硬』，同時缺乏一本非專業雜誌所應有的活潑與趣味性。這一時期可說是『書評書目』風格傳統上的一個突變期。

目前王鴻仁和三位友人合作文化事業，除了印大專參考書籍外，兼營代工、代理業務，他以「仍在奮鬥中」來形容目前的生活情形。

談到他主編時較難忘的例子，他很謙虛的說：

「在我記憶中並無特殊印象，回顧起來倒覺得可檢討改進之處甚多。」

從六十五期開始，由陳恒嘉接編。陳恒嘉過去曾以喬幸嘉的筆名寫小說。他曾教過書，做過中學教務主任，在編「書評書目」前，他曾任日本京都大學進修了一年。

那天，在仁愛醫院的病牀上，陳恒嘉侃侃而談「書評書目」的編輯方針及未來的路子。（六月底的一天下午，陳恒嘉駕着車帶着「書評書目」的完稿到印刷廠途中，被一部中型貨車迎面撞來，當時即被送入醫院急診，醫生診斷的結果是，內臟移位、脾臟破裂，橫隔膜破裂，左股骨骨折，左邊第二、三、四肋骨骨折。）

經此大劫，大傷元氣，但是談到編雜誌，他充滿了信心。他說：

「『書評書目』辦了七年，現在應該走上穩定成熟的路線了。從『書評書目』這四個字來看，這本雜誌應該是學術性的，但是依生存的條件，應該是文學性的。當然，如能文學性、學術性兩者得兼是最理想的了。」

「『書評書目』過去一向是比較『不食人間煙火』的，尤其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書評書目』完全側身事外，使得一些讀者不太諒解，認為『書評書目』

『應該是第一個投入的。當我接編後，開始藉由書評探討到一些現實的問題，又希望從不偏差立場的書籍評論給讀者一種教育。』

在陳恒嘉接編一年多來，曾做過許多次專題報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像探討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大報刊風格及內容的專題、兩報文學獎的得失、以及連續兩期有關中國漫畫的專題。在這兩次漫畫專題中，曾訪問了國內的十位著名漫畫家，介紹歐美、日本著名的漫畫家，以及漫畫審查制度的功過是非。

這幾次專題的反應很熱烈，給陳恒嘉很大的鼓勵。也使讀者感到「書評書目」的風格有了轉變，從純學術性走到比較社會化的路子。陳恒嘉說：

「專題的題材不易找，每做一次專題下來，大家都很累。不過我們也希望藉着大家所關心的專題與讀者溝通。目前做專題最大的困難是篇幅不夠，做一期專題就要積壓三期的稿子。因此，每做一次專題之後，就如同一次衝刺之後，要擺在那裏飄盪幾期。」

在陳恒嘉的理想中，每一期「書評書目」至少應有二十本有份量的書的書評。這些書評應是有計劃性的找人來寫，而不是光靠投稿，因為這樣往往不能掌握

自己的構想。可是目前的困難是缺少好的書評人，如果爲了一本書評到處找人，最後勢必降格以求，評出來的東西不會那麼銳利。他說：

「很多人期待這本雜誌能有絕對的權威性，這點我們不敢憑空達到，我認爲首先要由服務讀者取得讀者的信賴。我們要建立一個評論書籍小組，有文學的、科技的、各種的專門人才來審閱書籍，把這些人組成一個主筆羣，才能建立真正有權威性的書評。」

他說：「我的理想是十分，目前只做到三分，我們還有許多地方有待努力。」

今年是國際兒童年，「書評書目」的封面多以兒童爲主題，陳恒嘉希望美工及封面設計也能配合做一種改變。這一年多來，美術編輯是由王永福負責。王永福曾獲得「雄獅美術」舉辦的銀獅獎，也曾寫過一些散文及小說，雖則他自謙那不過是他即興的實驗之作。他說：

「『書評書目』本身是嚴肅的，因此我們希望在美工編排及封面上給人比較清新愉快的感覺。即使構圖內涵偏向抒情的、詩意的却仍有強烈的文學意味。」

王永福從五十八期起就負責美術編輯及文字編輯的工作。在美術編輯的工作上：封面部分他力求色彩鮮明、格調高雅、內容健康愉快且寓有積極向上的意志；內文編排部分他希望達到疏密有緻、大方穩重；刊頭設計則盡量避免花巧，以簡單、素樸、有力爲上。另外，書評書目因爲限於活版印刷的條件，無法大量引用多層次的照相圖片，因此，版面顯得比較沉悶，他一直希望能夠有類似版畫或素描一類屬於單純線條的插圖來活潑一下版面。

在文字編排方面，他除了跟陳恆嘉一起負責專題策劃及約稿的工作外，他認爲書評書目應該在這幾方面多努力：

- 一、廣泛掌握出版動態，與出版社及書局保持密切連繫。
- 二、以特約方式，聘請專人負責過濾當月份出版品，好的以褒譽，不好的也有勇氣揭發。

三、敏銳探討文化各個層面的問題。（雖然，表面上看來似乎跟「書」沒有多大關係，事實上它跟書籍的出版仍是息息相關，且具有激促作用在的。）

四、全力發掘及培植年輕有潛力的評論者。